



异侠系列
YIXIA XILIE

边荒传说

【卷九】

首

BIANHUANGCHUASHUO

边荒传说



华文出版社



I247.4
72+5
:9



异侠系列
YIXIAOXILIE

【卷九】



黄易

BIYU HUANG YI GUANG GUAN SHI LUO

邊荒傳說

華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边荒传说 / 黄易著.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10

ISBN 7-5075-1934-1

I. 边 ... II. 黄 ...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3126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址: <http://www.hwb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bs@263.net

电话: (010) 63370154 (010) 63370169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158 印张 394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 330.00 元 (全套共十五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邊荒傳說

卷九

目 录

1

第一章	真龙不死	1
第二章	北方望族	10
第三章	择木而栖	18
第四章	保命金牌	27
第五章	会稽失陷	35
第六章	重归北府	43
第七章	天师毒手	51
第八章	风流尽散	60
第九章	明主择士	68
第十章	得道多助	76
第十一章	好自为之	84
第十二章	高门子弟	92
第十三章	观光首炮	101
第十四章	预作警告	106
第十五章	免致后患	114
第十六章	离间大计	122
第十七章	速决之法	131
第十八章	台壁之战	140
第十九章	擒王之计	149
第二十章	太守上任	158

邊荒傳說

卷九

第二十一章 愿者上钩	167
第二十二章 狭路相逢	176
第二十三章 决战龙王	185
第二十四章 故梦如烟	194
第二十五章 孤岛战术	202
第二十六章 大胜可期	210
第二十七章 追击千里	215
第二十八章 荆州之争	223
第二十九章 柔然公主	231
第三十章 情侣之盟	239
第三十一章 后会无期	248
第三十二章 生死一线	256
第三十三章 死里求生	265
第三十四章 形势有异	274
第三十五章 各式人物	282
第三十六章 变乱即临	290
第三十七章 智士挽歌	298
第三十八章 建康战线	306
第三十九章 老臣受辱	316

第一章 真龙不死

高彦来到西门大街卓狂生的说书馆大门外，对面就是红子春的洛阳楼，除说书馆外，这一带的七八栋楼房，均属红子春的物业，令红子春成为夜窝子的大地主。

卓狂生的说书馆，像大多数夜窝子内的青楼赌场般仍未重新开业。道理浅显，因为荒人囊内缺金，开门做生意，只会落得门可罗雀的局面，所以精明的荒人都按兵不动，以免耗费灯油之余，且须支付工资。

边荒集确实极需一个振兴经济的大计。

踏入说书馆的大堂，可容百人的空间只有卓狂生一人，正对着一排排的空凳子伏案疾书，感觉挺古怪的。

卓狂生停笔往他瞧来，哈哈笑道：“高小子你来得及时，我刚为你那台说书写好章节牌。”

高彦趋前一看，见到案上放着五六块呈长形的木牌子，其中一块以朱砂写着“小白雁之恋”五个红色的大字。这些牌子会挂在说书馆大门处，让来听说书的人晓得有哪几台书，知所选择。

高彦失声道：“你这家伙聋了吗？我说过还须好好的去想清楚。他奶奶的！你的绝世蠢计一定行不通，只会害死我，更会气得小白雁最后谋杀亲夫。”

话说完伸手把“小白雁之恋”的木牌子抢到手上去。

卓狂生并没有阻止他，抚须笑道：“小子你给我冷静点，我想出来的办法，从来没试过行不通。想想吧！当小白雁怒气冲冲不惜千里来找你算账，方发觉是一场误会，化嗔怒为狂喜，你说有多么动人。”

邊

荒集傳說

卷九



高彦举起手中木牌子，苦笑道：“这也有误会的吗？连物证也有了。她会认定我是卑鄙小人，竟出卖她的私隐来赚钱。我敢肯定她除谋杀亲夫外，还会把你的说书馆拆掉。你害我，但也害了自己。”

卓狂生欣然道：“放心吧！技巧就在这里，我这个计划分作两方面，首先是如何把小白雁气得暴跳如雷，非来边荒集寻你晦气不可，令她完全失去自制力。”

高彦往后移，捧着牌子颓然在前排凳子正中处坐下，唉声叹气道：“你愈说老子愈心惊胆跳，你这样胡搞下去，最后只会砸了我和小白雁的大好姻缘。”

卓狂生瞪眼道：“听书要听全套，不要这么快下定论。你奶奶的，到两湖去是无可选择的最后一着，可选择的话，当然是引她这大小姐到边荒集来，只有在边荒集你才可以为所欲为、胡天胡帝。如果在两湖，不论小白雁如何爱你，怎也要顾及聂天还的面面，不敢逾轨，明白吗？更大的可能性是老聂封锁了消息，根本不让她晓得你到两湖去找她，用云龙把她载往无人荒岛，让我们两个傻瓜扑了个空。”

高彦没精打采的道：“她肯来当然是最好，在边荒集我更是神气得多，通吃八方。但如用你的蠢办法，她可能永远不原谅我。”

卓狂生道：“她生气，是因为你出卖和她之间的秘密恋情，可是如果当她来边荒集找你算账，方发觉你完全没有出卖她，更明白这是令有情人能相会的唯一手段，便会被你的一片痴情感动。他娘的！不可能有更好的办法。”

高彦愕然道：“你先前说要卖她和我的故事，现在又说不会出卖她，不是前后矛盾吗？”

卓狂生微笑道：“此正为窍妙所在，出卖的是由我拼凑出来的版本，是以局外人的立场说故事，只要她听过这台书，便会知道事实上，你对与她之间的事守口如瓶，根本是一场误会。”

高彦一呆道：“怎办得到呢？”

卓狂生道：“连边荒集都被我们夺回来，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小白雁之恋的话本由我供给，完成先给你过目，看过后你会放心。”

高彦抓头道：“若是如此，恐怕不够威力激她到这里来。”

卓狂生指指脑袋，傲然道：“我想出来的东西，包管你拍案叫绝。看你这小子也有点表演的天分，便由你现身说法，亲自来说这台书宝。如何？这样够威力了吗？”

高彦色变道：“你是不是想吓破我的胆？由我亲自出卖她，她还肯放过我吗？尽管内容全是杜撰的，仍然是不行。”

卓狂生道：“这恰是最精彩的地方，就看小白雁对你的爱是否足够。让我告诉你，爱的反面就是恨，爱有多深，恨有多深。用你的小脑袋想想吧！假如随着我们观光大计的推展，消息四面八方的传开去，其中一项是你高小子，将亲自到说书馆说‘小白雁之恋’这台书，消息传至两湖，会有什么反应呢？”

高彦捧头道：“当然是把我的未来娇妻气个半死，恨不得把我剥皮拆骨，斩成肉碎。”

卓狂生拍案道：“这就是最理想的反应。老聂和小郝肯定不会封锁这样的‘好消息’，还会立即让你的小白雁知道此事，以令她明白识错了你这卑鄙小人。对吗？”

高彦放开手，道：“这还不是害我吗？”

卓狂生道：“以小白雁的性格，肯定会抛开一切，来找你这负心郎算账。而聂天还却没法反对，因为他必须遵守承诺，不能插手干涉你和她之间的事，管那是郎情妾意又或谋杀亲夫。明白吗？”

高彦垂头丧气道：“大概是这样子吧！”

卓狂生胸有成竹的道：“再想想看，当她其势汹汹的来踢馆，却

发觉你根本没有说她半句闲言，且宁死不肯出卖她，她会有什么感觉呢？”

高彦糊涂起来，道：“且慢！你是说要我说书只是个虚张的幌子，根本没有这回事？”

卓狂生大笑道：“你终于明白了。记着哩！说谎后必须圆谎，才可以把小白雁骗得服服帖帖。你的英雄救美只是个骗局，却绝不可让她看穿，所有荒人兄弟都会在此事上为你隐瞒，人人异口同声说你不爱江山爱美人，为小白雁背叛了边荒集。问题来了，背叛边荒集是弥天大罪，不可能没有惩戒的。不过在钟楼议会上，众人念在你迷途知返，且能带罪立功，又得燕飞拼死保着你，所以只罚你到敝馆来说书，以表明你与小白雁划清界线，挥慧剑斩情丝的决心和诚意，表示出忏悔之心。”

高彦发了一会呆后，拍额道：“真荒谬！亏你想出这样的馊主意来。他奶奶的，于是我这富贵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好汉，便诸多推托，死也不肯登台表白。唔！不过你刚才不是说过另有版本吗？又是什么的一回事？”

卓狂生道：“这是个特为小白雁和一心要破坏你们小夫妻的人而设的版本，随宣传边荒游而传遍南方各大城镇的文本散播。你的小白雁之恋只列章回的标题，尽可能加油添醋，例如什么娘的‘一见钟情’、‘爱郎情切’、‘共度春宵’诸如此类，总之不气死小白雁不罢休。哈！当然哩！以上标题无一实情，只是局外人想当然而已。”

高彦认真的思索起来，皱眉苦思喃喃道：“你这条激将之计真的行得通吗？”

卓狂生道：“信我吧！这个险是不能不冒的。对了！还有一件事，我不想动用公款，小查那间灯店的营运资金，你必须直接向大小姐借银，此事没得商量，明白吗？”

高彦无奈的道：“你说怎办便怎么办吧！我敢不照你的意思吗？他奶奶的！这件事我还要仔细想想，老子点头才可以实行。”

刘裕登上小山岗，烽火仍熊熊燃烧，不住把浓烟送往高空。

忽然心中一动，脑海浮现任青媵诱人的花容。

刘裕心中大讶，难道自己竟承继了燕飞的灵觉，可以对人生出神妙的感应。旋又推翻这个想法，因为他嗅到一丝丝若有似无的香气，而此正是任青媵动人的体香。他敢肯定如果不是内功上有突破，一定会把气味疏忽过去。

自己应否揭破是她弄鬼，以收先声夺人的震慑效果呢？

念头一转，又把这诱人的想法放弃，因为与他心中拟定好的策略不符合。

过去的几天，他整个心神全放在体内真气的运转，和如何把与以前迥然有异的真气，应用到刀法上去。养息时则思量返回北府兵后的生存之道。

屠奉三说中了他的心意，他必须韬光养晦，敌人愈低估他愈理想，所以他决定把现在的实力尽量隐藏起来，让敌人误以为他仍是以前那个刘裕。

他是北府兵最出色的探子，善于凭气味追蹊目标。从刚才嗅得任青媵留下的气味，他可以断定任青媵离开烽火处有颇长的一段时间，或许是二三个时辰，换过以前的他肯定再没法嗅到任何气味，所以他决定装蒜，以令此妖女没法掌握到他现在的本领。

刘裕目光扫过小岗南坡茂密的树林，那是唯一最接近他的可藏身之处，刘裕心中暗笑，掉头便走。

“刘裕！”

刘裕已抵东面坡缘处，闻言止步道：“任后有何指教？”

邊
荒
傳
記

卷九

破风声直抵身后。

刘裕旋风般转过身来，任青媵盈盈站在他面前两丈许处，消瘦了少许，仍是那么绰约动人，神情冷漠地瞅着他。

想起曾和她有过肌肤之亲，同室共床，却说不出是何滋味。

任青媵幽幽一叹，本是冷酷的眼神生出变化，射出幽怨凄迷的神色，轻轻道：“刘裕你现在是大名人哩！淮水一战，使你名传天下，现在边荒集已落入你的手上，理该大有作为，因何还要回广陵去送死呢？”

刘裕哑然笑道：“我死了不是正中任后下怀吗？我们的关系早在建康结束，从此是敌非友。勿要对我装出关切的模样，你当我是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傻瓜吗？”

任青媵微耸香肩，浅笑道：“谁敢把你当作傻瓜呢？我是来找你算账的，我的心佩在哪里？”

刘裕摇头叹道：“亏你还有脸来向本人要这讨那，你死了这条心吧！心佩纵然在我身上，我也绝不会拿出来给你。本人没时间和你纠缠不清，你想要什么，先问过我的刀好了。”

任青媵双目杀机大盛，沉声道：“勿要触怒我，你那三脚猫本领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专程赶来，岂是你虚言恫吓可以唬走。我知道你有一套在山林荒野逃走的功夫，不过在你抵达最接近的树林前，恐怕你已一命呜呼。不要怪我没有警告在先。”

刘裕闻言大怒，又忙把影响体内真气的情绪硬压下去。以前当他心生愤慨的时候，体内真气会更趋旺盛、气势更强大。但被改造后的先天真气，却恰好相反，愈能保持灵台的空明，真气愈能处于最佳状态。只是这方面，已是截然不同的情况，大幅加强了刘裕对自己的信心。

自离开边荒集后，他的首要目标是要保存小命，至乎用尽一切手

段以达致此目标，当然绝不可意气用事，因小失大。

表面看来，任青媵并不能对他构成任何威胁，可是深悉她的刘裕，却比任何人都清楚她的危险性。除非能杀死她，否则天才晓得她会用什么卑鄙手段对付自己。

他能杀死她吗？

这个念头确非常诱人。他早下了大决心，任何挡着他去路的人，他会毫不犹豫的铲除。

蓦地一股邪恶阴毒的真气袭体而至。

刘裕心中一凛，晓得她的逍遥魔功又有突破，更胜上次在建康遇上的她，不怒反轻松的笑道：“原来任后的功夫又有长进，难怪口气这般大，好像本人的生死完全操在你手上似的。但我偏不信邪，请任后出手，让我看看你有没有杀死我刘裕的本领。”

他的口气仍然强硬，却留有余地，不至于令任青媵下不了台。

任青媵忽然“噗哧”娇笑起来，眼内的杀气立即融解，化为温柔之色，一副万种风情向谁诉的诱人媚态，抿嘴道：“我们讲和好吗？”

刘裕失声道：“什么？”

任青媵回复了谈笑间媚态横生的风流样儿，若无其事的道：“自古以来，分分合合是常事而非异况。人家坦白告诉你吧！我并没有让任何人沾过半根指头，你是唯一的例外。你是个有经验的男人，自有办法判断我是否仍保持处子之躯。你想在什么地方得到我，人家绝不会有半句反对的话，如此该可释去你的疑虑。青媵不论如何狠心，也不会伤害自己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

尽管刘裕清楚她是个怎么样的妖女，可是当她如眼前的情况般巧笑倩兮的，说出献上动人肉体极尽媚惑能事的话儿，仍感心跳加速，大为吃不消，更令她以前在他心底留下的恶劣印象迷糊起来。

刘裕心叫厉害，涌起当日在广陵军舍与她缠绵的动人滋味，叹

道：“任大姐勿要要我了，你既然已选桓玄而舍我，今天何苦又来对我说这番话呢？你不是说我回广陵是去送死的吗？对一个小命快将不保的人献身，不是明知输也要下注？”

任青媿双目射出温柔神色，轻轻道：“小女子以前对刘爷有什么得罪之处，请刘爷大人有大量，不再计较。你这个人啊！蛮横固执得教青媿心动。你知不知道人家因何要特地来找你呢？”

刘裕语带讽刺的道：“不是要来杀我吗？”

任青媿欣然道：“给你这冤家猜中哩！我是一心来杀你的。”

刘裕大感错愕，呆瞪着她。

任青媿平静的道：“这叫盛名之累。传言‘刘裕一箭沉隐龙，正是火石天降时’。可是我偏不信邪，而要证明你是否天命眷宠的人，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看能否杀死你。你如果被杀死，当然不是什么真命天子。对吗？”

刘裕又感到她邪异真气的威胁力，晓得已被她的气机锁死，逃也逃不了，只余放手硬拼一法。

他当然不是害怕，只是不愿被她以此直截了当的手法，摸清楚自己的真正实力。从容微笑道：“难得任大姐这般看得起我，是我的荣幸。不过任大姐冒这个险似乎不太值得吧！你如杀不死我，便要饮恨在本人刀下，你以为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吗？”

任青媿嫣然笑道：“只有这个办法，才可以判断你是否是应天命而崛起的真命天子，这个险是值得冒的。如果真的杀死你，可拿你的首级去领功。杀不死你嘛！我任青媿以后死心塌地的从你。刘郎啊！你舍得杀人家吗？人家不但可以令你享尽床第之乐，还是你手上最有用的着一着暗棋，令你在应付桓玄时得心应手。我可以立下毒誓，永远不背叛你，永远听你的话。”

刘裕大感头痛，冷喝一声“无耻”，厚背刀出鞘。

他不论才智武功，已非昔日吴下阿蒙，经过这些日子的磨练，更对自己建立起强大的自信，有把握应付任何情况。

他决定狠下心肠，斩杀此妖女，好一了百了。

任青媿一声娇笑，红袖翻飞，两道电光分上下朝刘裕疾刺而来。

邊
荒
傳
說

卷九

第二章 北方望族

燕飞登上高处，朝北望去，看得精神一振。

在前方三四里处，一座规模宏大的坞堡，坐落在两道河流间的丘陵高地上，依山势而筑，高低起伏，气势逼人。建此堡者肯定是高明的人物，把地理上的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用尽水陆交通的方便。

堡墙高达三丈，堡墙底下均用条石砌筑，堡内布满伞盖似的大榕树以及木檐瓦顶土墙的民房，照计算聚居其内足有数千户之多。如此兴旺的大坞堡，在北方亦属罕见。

现在他再不为堡内住民担心，以那群马贼的实力，根本无法攻陷这座坞堡。这种坞堡是北方老百姓躲避战火盗贼的坚强据点，即使当权者亦对他们只眼开只眼闭，只要肯纳税献粮，大家便可相安无事。

燕飞朝坞堡掠去，心内正犹豫该绕道而行，还是去警告堡民后，始继续行程。忽然堡内传来三下钟鸣。

他晓得被望楼上放哨的堡民发现了，心中暗赞对方警觉性高时，堡门放下，二十多骑从堡内冲出来，人人鲜衣策马，刀箭齐备，自有一股逼人而来的气势。

燕飞心中大讶，堡内的人不单生活丰足，且主事者肯定不是平庸之辈。

燕飞从容迎上，还摊开两手，表示并没有恶意。

来骑一阵风直抵燕飞身前十丈许处，然后扇形散开，将燕飞团团围起来，来势汹汹。一副一言不合，立即火并的格局。

忽然有人叫道：“你不是燕飞吗？”

燕飞怎想得到一个偏处北陲之地坞堡的人，竟一眼把自己认出

来，大感奇怪，朝说话者瞧去，登时眼前一亮。

说话者是个年近三十的汉子，身穿白色武士服，脊直肩张，体型魁梧威武，头扎英雄髻，可是相貌却清奇文秀，充满书卷气，一双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令人感到他不但武技超群，且是饱学之士。如此文武兼修的汉人，在北方是非常罕见的。

那人离鞍下马，抱拳气定神闲的道：“清河崔宏，拜见燕兄。”

其他人显然听过燕飞之名，无不现出尊敬崇慕的神色，全体在马上施礼致敬意。

燕飞尚是首次听到崔宏这个名字，但对清河崔氏却是闻之久矣。永嘉之乱后，高门大族纷纷南迁，亦有世族仍选择留在北方，而其中声名最短赫者，正是清河的崔姓大族，隐为北方诸姓大族的龙头家族。

难怪此人一派名士风范，这种累世相传的大族风采，是不能冒充的。

燕飞微笑道：“崔兄怎可能一眼看出是燕某人呢？”

崔宏喜形于色的趋前道：“因为崔宏曾到边荒集采购兵器马匹和战船，多次经过东大街，都见到燕兄坐在第一楼喝酒沉思。那时我已心仪敬慕，只是不敢惊扰燕兄，又苦无机会结识。说来好笑，我曾求过姬别公子，请他引见燕兄，以为他看在大笔交易分上，会勉为其难为我介绍一下，岂知却被他一口拒绝。唉！真令人泄气。不过今天终能与燕兄相见交谈，还了我存在心中的一个夙愿。如我没有猜错，燕兄只因路过时发现贼踪，所以特来示警。”

燕飞听他说话谦虚得体，又不失世家大族的气派身份，且一语道破自己来意，显示他对一切成竹在胸，大生好感。欣然道：“崔兄原来已掌握情况，那兄弟便不须饶舌，我还有事赶着去办，就此别过，异日有缘，大家再把盏畅谈如何呢？”

崔宏道：“燕兄当是赶往河套，助代主拓跋珪应付慕容宝北伐的大军。不过照我判断，两方的真正决战，仍须待上一段时间，快则二三个月，慢则一年半载，燕兄到敝堡逗留一天半夜，理该没有问题。当然哩！我明白燕兄的心情，是愈快与代主会合愈好，可是我可担保燕兄到敝堡稍作盘桓，不会是浪费时间。否则我只好陪燕兄走上一程，好过被心中的诸般渴想折腾个半死。”

燕飞登时对他刮目相看，这不但是个知晓天下大事的人，且胸怀壮志，不能以寻常高门名士视之。比对起南方颓废的所谓名士，除谢安、谢玄之辈，实有天壤之别。

奇道：“崔兄怎知决战尚有一段时间方来临呢？”

崔宏谦虚的道：“崔某一直留意北方各族的动向，冷眼旁观下，看得特别仔细。自代主拓跋珪毅然放弃得之不易的平城、雁门两镇，我便猜到代主采取的是坚壁清野，避敌锋锐的战略，而这亦深符代主一向的作风，故有此猜测。”

燕飞心中大震，暗忖如此人不能为拓跋珪所用，反投敌方阵营，那不但拓跋珪最后要吃败仗，自己也永远救不回纪千千主婢。

表面不露任何神色，欣然道：“如此燕某不客气哩！就叨扰一个晚上吧！”

崔宏大喜道：“崔某必躬尽地主之谊。”

又大喝道：“让马！”

一人应令跃下马来，让出战马，与另一人共乘一骑。

崔宏亲自伺候燕飞上马，然后与族人簇拥着燕飞，朝崔家堡驰去。

刘裕厚背刀连续劈出。

在过去几天，刘裕对刀法的思考，着眼点集中在如何从敌人的强